下楼看展 出门上课 抬脚看戏

天津人的日常很文艺

记者 郭晓莹

热点追踪

公共文化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,正在天津这座城市里被缩短为“最后一百米”——短到下楼几步就能站在一幅画前,短到出了家门就能推开一间艺术教室的门,短到走几步就能听见掌声响起来。

撑住这一百米的,是三样最朴素的东西:一场可以就近走进的展览,一间可以随时推门的课堂,一方能让普通人也登台听见掌声的舞台。从河西到东丽,再到北辰……全民美育正以各自不同的形态,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,落在市民群众的家门口。艺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殿堂,而是日日可亲的日常。



“北辰民间绘画”公益培训。



在东丽区香邑花园社区举行的第二届天津市全民手机摄影展。



在河西区文化中心美术馆举办的“西岸新视界”新视觉艺术大展。

家门口的艺术展览

10月16日,天津市首届新视觉艺术大展在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启幕,观展群众络绎不绝。这场展览由河西区文化馆策展和主办,以全新的艺术视角和多元的媒介表达,打破了传统艺术展览的门槛。很多作品想法新奇,令人脑洞大开,也让不少观展群众真切感到:艺术离自己并不遥远。

这份“不遥远”,来自一次刻意的“破格”。河西区文化馆馆长李孝辉介绍,过去做展览,多是国画、书法、油画、摄影等传统门类,此次则主要展出借助AI生成的作品,对馆里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。其初衷,是希望让更多年轻人、甚至没有太多艺术功底的人,也能借助科技参与艺术创作。

“比如,有人不会作曲写谱,但他会写词,就可以通过软件输入‘忧郁’‘伤感’或‘兴奋’等情绪描述,生成一首歌。”李孝辉说,这个创作过程本身,也是创作者梳理情绪、表达自我、提升审美的一次过程。他也坦言,实际参与展览的创作者仍以学校学生、尤其是设计类专业学生为主,真正参与创作的普通市民相对较少。“这是我们第一次做,想法有些理想化。”但这次尝试,也为公共文化美育如何借助科技吸引年轻人、降低艺术参与门槛,提供了经验。

在此之前,河西区文化馆还曾策划“西岸新视界”新视觉艺术大展,在河西区文化中心美术馆举办,以新视觉、新媒介、新场景为核心,打破艺术壁垒、全民参与,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展,深度体验新时代的艺术创作。

前不久,《美育先驱——李叔同艺术教育展》《护城·护心——天津市历史人物与城市记忆之河西篇》在河西区文化馆开幕,一场展览,就此变成一堂面向市民群众的美育课堂。“文化馆做的是全民美育。”李孝辉说,李叔同在音乐、美术、书法、篆刻等多个艺术门类都有美育成果,举办这个展览,就是希望通过一次集中展示,把他的艺术成果和美育价值呈现给公众,让市民近距离了解这位艺术大家。

展览的另一种模样,写在香邑花园社区的楼栋间。10月21日,东丽区文化馆分馆“遇见邑术馆”启动仪式在万新街道香邑花园社区举行,第二届天津市全民手机摄影展同步开幕。目前,社区已成功落地三场市级高水平艺术展览,让居民足不出社区,就能零距离欣赏市级标准的精美展品。

更值得一说的,是“居民办展”。社区坚持全龄友好、居民主角的运营理念,常态化推出居民原创艺术作品展,作品征集不设门槛、不唯专业度,面向辖区青少年、老年书画爱好者、手工达人广泛征集原创作品,鼓励普通居民、零基础居民大胆创作、勇敢亮相,真正实现居民办展、居民观展、居民共享。

香邑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苏珊珊说,居民原创作品有三个最珍贵的特点。第一,题材非常接地气,创作者把朝夕生活的家园实景入画、入镜,把平凡日常定格为专属的社区艺术记忆。第二,情感真挚纯粹,笔墨质朴自然、不刻意雕琢,没有专业艺术的距离感。第三,艺术价值温暖动人,它让大家真切看到,艺术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,身边的一草一木、暖心邻里温情,就是最珍贵的创作素材。“未来,香邑花园社区将通过持续办展,全方位呈现社区的环境之美、人文之美、志愿之美、互助之美。”

家门口的艺术课堂

对周边市民来说,河西区文化馆更像一所“家门口的艺术学校”。

它可能是白天老年大学的一堂声乐课,是晚上青年夜校的一次手工体验,是寒暑假孩子们的夏令营、冬令营,也是传统节日里一场剪纸、荷包、面塑的非遗手作活动。李孝辉曾作词作曲,写了一首名为《文化馆请您来》的歌曲,欢迎热爱艺术的市民百姓走进文化馆、走进艺术中。

“文化馆本身就是群众美育的公共文化场所,要做的正是全民美育,让更多人就近、便捷地接触艺术、参与艺术、享受艺术。”在李孝辉看来,这正是文化馆的本分。

在河西区文化馆,白天有老年大学的培训课程,各类培训班安排较多;晚上有青年夜校,面向下班后的年轻人开展手工、茶艺等体验和学习;寒暑假则针对青少年开设美育夏令营、冬令营。到了传统节日,文化馆还会围绕“我们的节日”开展传统文化活动,特别是结合非遗手作体验,让大家动手做剪纸、做荷包、做面塑。这些活动既是体验,也是课堂,在动手实践中把传统文化送到市民身边。

馆内的舞蹈厅、合唱教室、排练厅等排练活动场地,则面向优秀群众文艺社团免费开放。李孝辉介绍,目前有多支文艺团队经过报名选拔后进入馆内,文化馆安排时间让他们排练,业务干部也会给予指导。

如果说这所“学校”的课程表是按一天里的时段排开的,那么在香邑花园社区,课堂的诞生,则始于一次对闲置空间的盘活。

苏珊珊介绍,香邑花园社区涵盖四个大型商品房小区,常住居民5130余户、一万余人,人口密集、年龄结构多元,居民整体生活品质较高,对精神文化、美育生活的需求更加丰富、更加多元。在阵地打造之前,社区长期面临“三多三少”的治理难题:居民诉求多、辖区能人多、群众期盼多,但社区可用阵地少、专业资源少、长效运营资金少。以往文化活动多以短期共建、临时举办为主,办一次、热一阵,服务较为碎片化。辖区多处配套用房长期闲置落灰、资源沉睡,居民想学艺术、想看展览、想展示才艺,往往缺少就近平台。

针对这些民生需求和治理痛点,社区推行“以空间换服务”治理模式,与东丽区文化馆深度共建,成立东丽区文化馆香邑花园社区分馆,倾力打造社区特色文化美育品牌阵地——“遇见邑术馆”。这也是区文化馆下沉基层的初衷:打通公共文化服务“最后一百米”,让文化真正变成居民楼下的日常。

在共建模式上,社区盘活闲置空间、搭建服务平台,由区文化馆派驻专业师资、输送精品课程、提供优质展览资源,实现零成本引入区级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,彻底补齐了以往社区师资薄弱、课程单一、活动难以持续的短板。

如今,社区每周都常态化开设艺术公益课。“下周我们还将开启社区摄影专项课程,邀请专业老师带领居民走出课堂、走进小区实景,拍摄社区美景、定格邻里温情。”苏珊珊说,“下一步居民作品征集将充满浓浓的生活温度。大家笔下、镜头之中,不再是遥远宏大的山水盛景,更多的是熟悉的社区楼栋、绿化步道和日常烟火。”

如果说社区课堂的关键词是“就近”,那么北辰区文化馆的民间绘画课堂,关键词是“坚持”。

11月12日上午9点,北辰区文化馆的“北辰民间绘画”公益培训活动准时开课。来自周边的学员们围坐在一起,听美术老师讲构图、调颜色、改画稿。这样的公益培训,北辰区文化馆一直在办,常年分阶段推进,目前固定在每周四上午9点到11点上课。对不少社区居民来说,这就是开在“家门口的艺术课堂”。

那天上午的培训教室,几乎坐满了人。长桌拼成大的画案,画纸、铅笔、调色碟一一摊开,十几位学员低头起稿,铅笔擦过纸面的沙沙声连成一片。北辰区文化馆美术老师何小宝把一幅范画摊开,先讲了十来分钟构图,声音不高,却把每个人的目光都拢了过来。

记者在后排跟着听了一上午。左手边那位戴老花镜的阿姨,把画纸转来转去,一笔一笔地描;斜对面一位中年学员,索性把手机调成静音压在纸角,照着照片里的老宅勾屋檐。讲完课,何小宝挨个走到画稿前,铅笔在纸上点一下、圈一圈,学员点点头,他就往前挪一步。

“这里想法太多了,画面被挤满了。”他停在一幅密密匝匝的画前,笔尖划出一道弧线,“先把主角定下来,别的都往后退一退。民间绘画不怕画得满,就怕画得乱。”这样的话,他几乎每天都要说上一遍。

让何小宝印象最深的,是一位零基础学员赵耀。赵耀跟着培训班学了两年多,如今已基本不用来上课,能在家自己画。刚起步那阵子,他脑子里的想法特别多,手却跟不上,一幅画密密麻麻铺满,常常一画就到半夜。几位老师便商量着,一点一点帮他删、帮着改。两年下来,赵耀不仅能自己画,也能自己改画了,创作的念头依旧很多,今年还特意画了一幅长征题材的民间绘画。

张振霞参加培训不过一年多,就接连创作出《二十四节气》和《重阳节》,个人风格已隐约可见。还有一位年过八旬、满头银发的张阿姨,领悟力强得出人意料,画风鲜明利落,《丰收的喜悦》和《门口也有打卡地》两幅作品,都透着一股旁人学不来的味道。

何小宝说,一般学员学满两年,就能独立创作了。多数人都是从零起步,老师一点点教,学员有了作品、有了荣誉感,也就更愿意坚持。在他看来,民间绘画真正的难点不在技法,而在构思立意——怎样把心里的主题巧妙地表现出来。因此,培训班从不要求大家画成一个样,反倒鼓励学员守住自己的艺术创作风格。

坐在教室最后,记者几度忘了自己是在采访。学员听得格外认真,有几个备着小本子,何小宝讲到要紧处,他们就低头记上两笔。对不少学员来说,当自己一笔一笔画出一幅满意的作品,那种兴奋和成就感难以言表。

与此同时,第24届北辰民间绘画新作品展即将在北辰区美术馆启幕。展览每两年举办一届,今年收到参展作品200多幅,参展作者超过100人,基本都是本区居民;其中不少人学画时间并不长,才学了一两年、两三年。何小宝看过今年的200多幅参展作品——他最直观的感受是,北辰区文化馆“家门口的艺术课堂”,正把民间绘画的整体创作水平一点点托起来。

家门口的文艺演出

展览可以看,课堂可以学,而演出,让人们走进了家门口的“艺术现场”。

河西区文化馆与天津音乐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,很多师生会到馆里开展导赏性质的演出,基本上每周有一到两场。李孝辉说,自己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,资源对接相对便利;馆里经费有限,不可能购买大量演出项目,但可以发挥阵地优势,把高校师生请进来。

相比纯音乐会,他更看重知识普及和近距离体验交流。比如这里的钢琴专场,除了演奏曲目,还会邀请现场会弹钢琴的观众上台互动,由专业教授现场指导、解答学琴练琴中的问题。“这样的机会在大剧院或音乐厅的专业演出中是很难实现的。”

“我们希望通过导赏、讲解、互动,提高大家对艺术知识的获取,培养欣赏情趣。”李孝辉说,有人可能因为听了一个咏叹调片段,想去听完整的歌曲;听了小四重奏,想进一步了解交响乐。公共文化服务一方面要普及美育,另一方面也要培育一批文化消费者,助推演出市场和文化产业良性发展。“免费不是目的,提升市民审美、培育观众,才是良性循环。”

在河西区文化馆,舞台也不只属于专业演员。馆内的排练场地面向优秀群众文艺社团免费开放,这些团队在享用公共文化场地资源的同时,也要反哺社会、参与公益。一方面,他们登上馆内惠民演出的“草根舞台”展示风采;另一方面,作为文化志愿者走进校园、社区、养老院、部队,把热情和才华送到市民百姓身边。

从“看一场演出”到“听懂一段音乐”,再到“自己登台演一段”,家门口的舞台,其实是一个通往艺术之境的入口。它不追求一时的热闹,而是想在市民心里留下一点关于美的记忆、一点继续走近艺术的兴趣——这或许正是公共文化服务“普及美育”与“培育观众”的双重用意。

从AI新视觉展、各类艺术教育成果展,到老年大学、青年夜校、寒暑假美育营,再到每周的导赏演出,艺术不再只是被观看,也可以被参与、被学习、被创造。曾经闲置冷清的房间,如今灯火常亮、人气满满:邻居身上有才艺,老人找到精神寄托,孩子收获自信。一场场展览、一次次课程,让陌生住户成了有共同爱好、温暖互助的邻里共同体。

非遗新传

从制作大车农具到案头微缩摆件

田树豹 把木匠手艺传下去

记者 张洁

在津南区田树豹的工作室,几百件工具挂满墙面,刨子、锯条、凿子,多是田树豹自己做的,或是从学徒时代留到现在。出生于白塘口村木匠世家的田树豹,如今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“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”的代表性传承人,从木匠铺的大车农具,到案头十倍缩小的水车、老轿车、宝辇,一榫一卯,他干了将近50年。



田树豹



田树豹作品《龙骨水车》

木匠铺里长出来的手艺

记者:您是怎么当上木匠的?“好木匠”的标准是什么?

田树豹:我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,耳濡目染。那个年代农村供电紧张,每周一三五停电,二四六给电,只要一来电,爷爷就晚上干活。我就围着他转,递个东西、看个热闹,10岁左右,就特别喜欢跟他干活。

我父亲其实不让我学,说这活太累,但我就是喜欢。16岁那年,姐姐结婚,农村姑娘出嫁兴陪嫁,我给她打了一整套家具:三门衣柜、酒柜、梳妆台、书柜等,七八件,全实木。那套家具后来用了几十年,直到姐姐家拆迁上楼,才送给还没拆迁的亲戚,哪儿都没坏,倍儿好。

十七八岁,我进了白塘口木匠铺,那是我真正全面学习、全面提升技艺的地方。木匠铺里六七个老师傅,各有拿手绝活:做建筑的、做家具的、做农具的,还有人做过老式照相机木壳。天津劝业场、中原公司、河西商场里卖布的案子、搁布的架子,还有商场的木门窗,我们都做过,哪儿的活都有。我老师张金祥说过,你干一辈子、干两辈子,天底下的木工活也做不完,但只要你基础好、经验丰富,啥活一看就知道怎么干,那叫高手。我理解的好木匠,技术得全面,你不能光会打门窗,换一个家具、农具就不行了。

记者:学艺这些年,谁对您影响最大?那时候有多苦?

田树豹: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:我爷爷和木匠铺的老师张金祥。爷爷让我从小喜欢上木头,张金祥老师技术特别全面。学艺的苦,是实打实的体力苦。那时候全是手工,没有电动工具。给天津一家药厂做实验台,所有环节全靠人工,拉大锯、推刨子、凿眼。那时候干活跟现在没法比,现在工具发达了。

过去学徒,师傅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。他干着,你看着,没人有时间搭理你,都是靠自己的悟性,但有些硬规矩是刻在脑子里的。我有一个作业本,专门记木匠技巧。比如“凿眼3比1”,木料宽度为3份,中间1份凿眼;比如“门窗留缝儿1、2、3”,上边1厘米,两边2厘米,底边3厘米。这些数字不能错,错了活就“憋”住了。勤能补拙,多干活、多总结,是我从学徒里悟出的理儿。

记者:那些年,有没有看起来更安稳、更体面的机会?难的时候,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?

田树豹:有。那个年代要当个工人,了不得了,我父亲退休让我去顶替,我没去。我说我就愿意干木工活。后来我也进过建筑公司,干了几个月,不干了。我一个小孩,拎着工具就直接去西青“吃百家饭”了。给人家打家具、打门窗……在外面干了好多年,后来又回到木匠铺,前后在木匠铺待了十多年。

改革开放后,木工活慢慢少了。门窗变成塑钢,家具也变了,我成立了一个小装饰公司,又干了多年。困难也有,最难的阶段是活少了、挣钱少了,我动过改行的念头。但两三年不挣钱的时候,我还是没舍得走。父母没给压力,爱人也不逼我,挣了就挣,不挣就不挣,没有埋怨。这行干到现在将近50年了,我坚持下来,一半是因为喜欢,一半是因为自由,我就愿意干这个。

记者:后来怎么从做能用的家具,转向做微缩木艺?

田树豹:这是阴差阳错,无心插柳。2010年的时候我父亲生病,得坐轮椅。我每天中午推父亲出来晒太阳,下午再推回去,装修队交给侄子。那几年正兴做手串,我弄了台小机器给人们做手串,做了半年,效益还挺好。

后来手串热度降了,我守着父亲有点大眼瞪小眼,就说做着玩,把以前做过的真东西,大马车、水车、独轮车等,做成小的,自己摆着玩、消磨时光。镇里搞宣传工作的一个年轻人来串门,看见这些小物件,回去写了篇报道。区电视台来了,市电视台也来了。我一看,这点东西不够拍的,那就接着做吧。2012年,我弄了个传统木匠工作室。小东西好带、好摆,搁案头不占地方。

农用运输车、农用设备、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家具,这几大类我都做,一律按真件尺寸的十分之一缩小,纯榫卯结构复原。做微缩木器最要命的一条,做出来的东西不留伸缩缝。木头有干缩湿胀,大件家具可以靠留缝“让”出去,微缩件没法让,缝一留,比例就散了,结构就松了。所以木头的脾气得在榫卯的咬合里头自己消化掉,不能靠缝去解决。

做那件《明清老轿车》,规格长38厘米、宽12厘米、高20厘米,轱辘用的是传统“九辋十八辐”工艺,有些地方得用小锉刀锉,指甲都锉出血。画草图,按朋友手里的真件等比缩。2016年,这些东西还进了达沃斯论坛的展示现场;后来《龙骨水车》多次参展并获奖,龙骨水车二百六十余个细小部件,最长的水槽不过半米,最小的器件只有一毫米,龙头和拨齿的角度、位置、尺寸必须精准吻合,迷你版才能转动自如。

记者:这些漆器作品是怎么做的?难点在哪儿?

田树豹:漆器是另一门老手艺。自古高端家具就是漆木结合,我想把这两项古老的技艺做成作品留下来,供后人看。我做的是犀皮漆。一对提梁盒,木胎要先裹麻布、批灰三遍、磨,再刷30遍漆,磨几十遍,最后擦漆推光全靠手工完成,要做一年多。这不是我“发明”的结合,是把过去木作与生漆一体的传统挖掘出来、复原出来。我还和泥人张彩塑大师逯彤合作,制作了《津沽宝辇会》这组作品。这组东西的底子,是“泥彩塑+木工榫卯工艺”的结合,不是简单的“我做木作、老师配人”。逯彤老师说得明白:两种技艺在作品里头是咬在一起的,再现的是宝辇会的盛景。宝辇分三节,帽子一节、中间一节、台子一节,作品做了8个月,2016年参加天津市第五届民间艺术精品展,获了金奖。

一榫一卯往下传

记者:榫卯最核心的智慧是什么?

田树豹:榫卯分很多种,面与面接合的,点与点结合的,三个构件交汇的,每一种的咬合方式不一样,难易也不一样。但最根本的道理,是把榫卯比作人的关节,关节结实,身体才健壮;榫卯严密,家具才立得住。从八仙桌到太师椅,每一种家具的榫卯结构都讲究配重与承力,不是随便抠一个眼、削一个头就能了事的。

中国榫卯的智慧,是人性化,不是硬生生把木头固定死。比如一把椅子,底下撑子折了、断了、开了,我可以把它打开,换掉。这就是中国木工让东西死而复生的办法,灵活,能修,能传下去。

机器和手工的关系,我看得清楚。现代红木家具厂机器先进,流水线:下料的下料,电脑打眼的打眼,组装的组装,一个人干10年,出来不一定自己会做一件家具。机器做出来特别规矩,误差很小;手工做,两个抽屉拿下来倒个个儿,有的就插不进去,它允许有误差。但机器做出来特别板,线条比较生硬;手工的东西有匠人的温度、匠人的思想,手工做的往那一搁,有温度在里边。

我也不排斥机器。现在干活可以借助电动工具,学得快。但木工绝对没有速成,只学一两个月,刨子都推不平,锯都拉不直,不可能做出像样的东西。

记者:从出色木匠到非遗传承人,这个身份的变化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?进校园教学生,您最想传给他们什么?

田树豹:如今责任大一点。去年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给我发了“产业导师”聘书;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(以下简称机电学院)聘我当美育客座教授。我的教学是一步一步拆开的:先校准,再画线,手工锯切讲平稳发力,刨凿修整抠细节,最后才是榫卯咬合。我手把手纠错,不是讲一堂大课就完了。

工作室也是学生校外创新实践基地。有的学生特别感兴趣。有个机电学院的小伙子,周六周日不歇着,早早就到我工作室,跟着干活,学做四腿八叉凳,他没有基础,可是一遍就会了。我说太难得了,我也恨不得培养几个这样的孩子。

记者:当代传承这门技艺,最大的机遇和难点是什么?

田树豹:机遇是国家的政策好,大力宣传传统工艺、传统手艺、传统匠人;难点是传承人问题。各行各业真正的传统手艺,都面临传承问题。我理想的传承人,第一条是肯干肯学、不惜力气。有的孩子,你告诉他怎么干,他弄不明白不算完。我每次去机电学院上课,最晚下午4点半下课,有的学生没干完活就还在那干,晚上8点来钟给我发照片请教问题。这样的孩子,谁不喜欢?

传统东西不能墨守成规,社会在进步,你得纳新,得接受新生事物,高科技也得跟它融合。对榫卯在现代家具、建筑、科技领域的应用,我不保守。我有个侄孙20岁,做数控编程,他说“六爷,咱爷俩合作完成点东西”。我说行,传统工艺跟高科技合作完成,绝对厉害。但我补一句:创新得守正,你得有真正的传统东西,再创新。

记者:对这门手艺您有什么愿望?木工生涯最宝贵的感悟是什么?

田树豹:我希望有更多院校成立木工房,有更多年轻人喜欢这门手艺。我现在不愿意在家里歇着,有时间赶紧干活,也在物色好的年轻苗子。我教徒弟因材施教,不要求他必须跟我一样,带着徒弟把基础弄好,再让他们自由发挥。

我干木工这一行,最宝贵的人生感悟就是,手艺给了我好的时运,也给了我一个朴素的道理:勤能补拙,守正才能创新。现在对传统手艺感兴趣的年轻人,是多了,但能坚持的不多。我想对年轻人说:木工没有速成,刨子推不平、锯拉不直,说什么都早。你肯下力气,我就肯教,自己上手,摸到木头,也摸到门道。